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繇慶曆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為盛久矣趨廢誰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可以橫經於粲周廬可以肄業共惟聖考侈廟貌之前觀顯允賢侯輯儒先之善筭事閔風俗歡動州閭斯抗脩梁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葺通壁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朝宗西峴首葱葱雨露低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合有鳳凰棲南一曲清江與地叅驚世文章曾不露橫塘居士府潭潭北閩粵群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留翰墨上閭闔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訪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干戈長得兒孫皆爾雅



伏願上梁之後群書克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漂搖之患燕及胤祚皆山河魁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共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某質薄氣狃誤有民社願事斯語以免於戾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迺者庶證非常連陰不解爰方假守何以召和會王曆之初頒雖修故事面天威之甚邇實貢忱詳恭願哀矜一方嘉惠百穀事闕民命寧使臣霑僥倖之恩咎在臣躬毋令民被沾危之患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輒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顛隳永惟返風滅火之祥何啻虛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私恭願

不異塵凡有求盼饗怜臣斗筭之器雖負民社而不勝念臣葵藿之誠蓋填溝壑而未已遂無它咎以迄終更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墉爾神主之彼圯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闐闐尚呵護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與之

桂陽軍禱雨文

某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用昭事明神以祈歲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粟未且憔悴夫為吏之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為斯民病也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渡侯明應文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境內名山川燬茲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空禾且就槁



固宰物者所以謫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遣官乞靈齋宿以奠侯不腎過而辱霈施之某雖無以愈人猶足以伐石撰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怠

###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子孫九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為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三姓之舊於今為庶畢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不懋而已故字之懋長

###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之子名植字直卿因書以遺之使持白所命也欲易其字為直方而植祖父視如何也

###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客終身鰥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佚我歲晏亦二者之功  
太空儻不離人即為良農  
歸寥寥

###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照會當取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右  
父子律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關者徒二年

勅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關情重者隣州兇惡者千里並編管

勅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生人共犯雖為從殺者與同罪棄者徒二年半並許人告若地



分及隣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雖  
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  
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  
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  
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謫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  
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告  
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  
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總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  
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其相侵犯自理  
訴者聽

隣里

勅諸訐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廂者隣保亦  
不得告

勅諸事不干已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得  
受理

律諸隣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  
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  
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竊盜  
者各減二等

窩藏櫃頭誘略

勅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事發  
被追藏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者准  
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

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舉博為賭賭重者各依已

分唯盜論論者從依已其停止主人及力若和合者

各如之

勅諸開櫃坊停止賭博財物者隣州編管於出軍營內停

止者配本城並許人告廂者巡察看營宿提舉人失

覺察者杖八十

律諸畧人略賣人下脚和鴆亦略計鬻法為奴婢者絞為部曲

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翻而強盜法和誘

者各減一等

勅諸畧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雇賣或得財者計入已之

贓在人不強類畧人者以不持仗強盜論一貫皆配千

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姦者依強姦法和誘者以不

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隣州編管其知情引

領牙保若藏匿被畧誘者各依藏匿犯人法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慈孝父子有恩故有供

養有缺及違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婦相保故

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有相容隱不相

告之法欲汝交通隣里無爭故有不得告許及相救助之法

欲汝守已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却為衆害故有停藏開櫃誘

畧之法迺至闔閭姦盜每事有條意在禁汝為非勸汝為善

當取今節取數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隣里要切事理明以教

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公事最稀若更遵從

不致違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得力之家津遣子弟從

師就學興起門戶其餘勤謹農桑愛惜錢穀祭享翁祖看守



墳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為樂土至如徭人實同省地又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軍縣催科或公人下鄉恐嚇保社復相迫擾或覓寄等家堯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凡有枉塞並仰披陳當於當職自有過差諸縣不能体恤儻以看望未欲興詞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取過聽見諭庶幾通知從汝之便

###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貫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擘應副當取到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准赦文自第五等已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

拘催切慮稅戶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取今同眾官計度將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零并十二年夏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未納之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為始催理又慮稅戶日前已將錢米交托與攬子店戶等入却被堯收入已致作名下掛欠已行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巡問甲甲內人戶如委曾交納託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攬人名下追理自餘委係本戶即仰趁時赴軍輸納今立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更不准前遣官差入下鄉搔擾乃已約束受納等處每銀一兩減五文足插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插子錢減三文足苗米官田賤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倉用米減



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和粟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三升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倉用錢減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減五升省銀自一錢以上米自一斗以上佳此曉示去訖候至限滿見得錢物次第若是正稅自足丁辦一年支遣當議再將本縣又例無名科歛並行蠲減以便人戶若致限滿拖延不肯了納仰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點追別有行遣

###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為空文當賦以里巷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士最是瘠薄必有鋤耜數番加以糞溉方為良田此間不待施糞鋤耜亦布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

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間所收却無此數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為惰農坐視豐歉

一門房隣里切須和睦莫與爭訟界至田塍各據求業火下牛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才到訟庭便妨日子况復般累倍有勞費假如有田十畝歲收不過十石供輸之外贍贖難豈宜因訟耗財自取狼狽一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給鈔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托攬子鋪戶等人須是便取去赤鈔為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所慮攬鋪兜收過已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呼

一陂塘水利宜從古來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占吝害及乙丙群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隣保追逮證



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却被兩相妨廢

一 生借種糧貧者不免先湏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却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本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逾年登帶恣為貪婪若貧者昏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興訟罪有所歸即非主客相資隣里相保之道

一 此間典買產業或瞞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隣或因抱種交業不時或因白與投印違限之類緣此無賴等輩執占爭論先自將種徑行收採比至到官惟憑契約往往得產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遭罪請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項數端之類幸勿向前以貽後患

一 此間多有無籍之人告人絕產及至到官或有恩養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遺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湏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此失業深屬可怜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絕戶即仰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入妄有告訴重行科斷

一 諸縣夫疋除是般輦綱運錢米雖當忙月亦或不免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疊或無輪次苦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搔擾迺至應干賦役有妨農蚕使汝失所並仰陳訴

右仰汝等通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克有年毋令後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祭文

祭光居士林君年

齊魯兩生視漢功臣為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  
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凜凜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  
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功名一時典刑  
千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我等親舊今來哭公三年之喪於  
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作之瞻言耆老潛然淚零  
何啻此夕

祭王詹事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龐是以為俗中更權臣摺排其  
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侶之惟公嗣興屹立堂堂萬夫  
典刑梅溪之原蕭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僮蕭臺之下梅



溪之原公休于廬巷無遠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  
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忽焉此  
觴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祭為祭酒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于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  
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為部使者有  
來言先生將就顧汝 某 愧焉尋如毗陵弗敢見明年東  
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改試增置生員又以嫌弗敢見既  
幸備數諸生先生孳孳焉望某來也比至相待如賓交甚者  
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持立無咎拜為是懼也又逾月弗敢  
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為謂遽止此也其  
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違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嫌自拘也况為  
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相待一頃舍去夫以位

望之殊也法守之察也世俗之六已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  
謂之人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  
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為於我師友頻歲而  
忽為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畱限遺吾黨耶且某  
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  
今夫沉相與類有幸不至缺絕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  
權臣白首瘴鄉公論既開時謂 宜何位不過卿死無歸居  
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祭張南軒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嘆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觀之  
公軍旅有言魏公之子惠我律我魏公是侶如其即戎誓與  
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闕遺曰惟南軒尚  
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趨變經生泥陳必若欽夫



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怨莫或瑕毀嗚呼先生位曾不隆曾不卑卑與人為通抑不立異收聲于躬維學高明維行粹夷維其待物一不以疑匪即求之人實秉彝君子在世勿問勿處譬彼川嶽無與雲雨三農賴之以藝稷黍矧惟世臣喬木勿伐矧惟儒術不墜一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闊徃歲玉山前年秣陵二公云亡今我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遊為日則淺辱誨辱愛辱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覩有來湖嶺必惠問我對之翰墨如在右左蒙是局稱罔敢違墮家有藏書固有太史雖微功業先生不死我心哀傷蓋不以此

祭薛常州先生

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奄潭忽若墜淵奄潭謂何其要日損自易魯論餘勿挂眼明年會稽我圖西征匪尚會稽從元

毗陵毗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相授待豪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克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涉譬彼草木自根徂葉匪我無師亦既多友繫兄不逢歲月空久我無所願沒生為役于兄居游無以南北瀾湖之上其樂未央為兄食貧去之他鄉兄使淮堧我客都邑繫名春官驅馳靡及雲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祥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為此契闊矧今為虐復我中奪魚亦有依鳥亦有群我實何罪恃無其人顧瞻四方羣公日徂劉不在閩芮不在吳我居數人廼眷相顧幸踰其分罪此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觀六藝師自為的書不見詩春秋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駕佛老見奇申韓每下我亦觀人鮮不異此有遺事彼有喪已自兄作與廓之大同以斷群疑匠師泣工人之見之于何不一可以右



左衡從伸屈我窺度之惟心之平豈惟不虧抑靡所增天不生賢生輒不試歎無全材雖全曷謂彼尺寸材功在夏屋而棄不顧徒為喬木凡今之人為此隕涕我獨私憂皇恤當世世艱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完有徒未淑誅之以詩哀哉已而莫知我悲謂我胡為

祭林安之

余游觀天下博交當世之士以自治蓋各有長矣矜畏潔修者或亡涉事之具疏通雋達者則放乎繩墨之外而不可羈剗心而趨約者幾矣又自六經百氏闊略而廢遺嗚呼安之余徧閱而僅有焉引而寘之諸老先生之門亦不數數焉見之忽今亡矣余將奚望而誰期余游具區還會稽棲遲台鴈諸山之間人迹幾絕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積雪埋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于家不利于有司不皇寧于其躬而無怠無悔是果何求者歟此意寤寥非篤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今年未四十多病而早衰自哭薛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為世有公論於安之自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塞予悲也

祭諸葛夢叟

嗚呼夢叟死生安計昔歲薛殂今茲君逝朋友相期扶持絕學慨此存者晨星夏穰君之學問不為運庭曰意苟誠萬物受命固嘗講論茲道闕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聞力行以克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未及暮上下交孚少出所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衆目焚絲萬命流膏天意何如遽奪人豪維昔子厚託韓以死君歿見貽琅琅及此微



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醴在壺脯醢列几酌古陳奠永承君意

學官同祭王司業

公於載籍博覽強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為空言而已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豈媚而亦無斷章半簡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為樂易望之簡如即不忍去情親語狎間以諧戲俄而肅歛訖古予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之能暨若夫流離虜圍六年方擇南望君親生以為媿問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克而得之天與匪詎匪諭嗚呼諫垣數月摠蘊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比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乃街不施某等於官為僚有嚴位置公忘等衰家儕類絕去繩軌志風和氣胡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懷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

莫既

祭張簡之

余讀架閣公丈人之誄蓋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遺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研一席蠹書敗簡汎掃度歲旦且不懈施及米鹽講若疇昔余既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為婿恨不及架閣公無恙然猶及兒拊諸弟奉仲母以團居也俛仰之間事變不齊西東其廬几筵相望弟哀子經室自為孤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歛不憑棺窆不相穴所以述其平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掛名焉迺今彌年克具觴豆叙德寓哀因以自鐫魂猶可招其在斯文

祭鄭自明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為諸生固



口士以一死何鄉不可及其居朝抗直自喜每一進見以所聞於賓客廝役某小人某小人之說察察為上言之無諱人歎以為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然而閱其私蓋衛生甚謹也嘗訪君愛亭之上當暑命酒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多食他日過余羨尚以饋君曰疇昔聞有以如此死者至今不近也啜茗飲水靡不博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死而將有以處此矣迺今死奇禍何哉余既甚悲而莫推其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為惑也天嗇其年人害其名嗚呼哀哉自明余故為斯文以哭君也

### 祭劉端木

嗚呼端木而止於此歟謂其容貌不澤齒髮衰變而無壽徵歟謂其疾聲遽色大喜怒以干和歟抑謂其強心於事而敵敵生歟而端木咸無焉然而止此將安咎也嗚呼端木其心將以仁其二族其學將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言恂恂至於居為畏友出為拂士而取予之際能不以不義加乎其身於今之世吾見亦寡矣豈古所謂直諫之益木訥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損於貧母老子穉旁無強親蓋擇地而蹈報効如此此某等所以哀籲之天莫知所云也

### 祭鄭龍圖

嗚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載宋興用儒涵育數世故經術盛於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秦漢而下庶幾三代于何文獻奄忽淪替中興斥扶欲起復蹶晚生小子散無紀繫惟公及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季年靡然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加之講肄克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於秋毫蕪博約而獨詣蓋伊洛源流與元祐之規摹於是乎在苦節至於長貧靜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位九卿之二既物論



之惟允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為流涕瞻前靡及顧後  
孰繼公於此時譬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續飄零之餘緒道  
條歛之身會方有識之自寬俄覆出於意外嗚呼哀哉痛在  
吾黨事關海內矧余從游辱誘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流輩至  
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愛儻手援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嗟今  
已矣逝將安賴祭具殺而輒止文把筆而屢廢以遲遲之不  
忍尚發明而有待竟余懷之弗究聊一哀於此酌

祭呂大著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嘆尚斯文其未熄儻千載而一旦自  
夫孔門之徒盡經術闕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佛老  
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緬潛心於一貫立六  
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  
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况觀人物粵自秦漢勲

臣擅其器略儒雅隆於詞翰通人焉草草法士焉斷斷以余  
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哉若乃推本皇家  
講明文獻以為藝祖造邦上規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際  
庶幾於羞道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群疑而獨辨推公之志  
歐富韓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筭又將會同錯綜指  
携集散回萬牛於絕勒手六轡以徐按合當代之玉石出中  
原於塗炭蓋自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  
識恠伏席之方煽及脩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健相此音之  
攸屬若一體而中判年偶同而智遲名近侶而實遠溘甘  
之先祖望孤征於歎段參移方斗沒長夜方漫漫取余亦其  
何極訴之人而有恨望新阡而長號冀精爽之一盼

祭朱處士

嗟乎學問散於殊塗而尚德之風鮮選舉出於一科而遺賢



之恨多幸清議之在下而吉人猶有自修於其家維公行誼  
可以堪宗媼之蹤跡襟度可以受師友之切磋位卑而樂施予  
齒老而工編摩自三尺之童待之若輩行而於一鄉之衆未  
嘗有所誰何以余百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訃至於屢嘆而長  
嗟文以悼之我辭不訛非士無誅刻之山阿

祭章端叟

吁嗟端叟今孰不如問其位年弗逮彼愚吁嗟端叟相爾志  
慕蓋達將與當代諸賢在文墨議論之選而窮亦庶幾可祭  
於社識曰君子之墓中闔無相寄孥于旁盜騎屋山田園半  
荒土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朋師不以四方誰為夏屋能置  
松柏于何雪霜不待盈尺安陽之南豈無士友胡獨端叟哭  
者十九或歛之床或沐之椁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集  
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泣太雅涕曾未收復真斯等侑可無

文其尚恐寫

祭張忠甫夫人

鄭子將官由拳維夫人之子贈言卒篇曰予家耄弗暇顧官  
我感夫人為之涕漣少學旁舍動經歲年今我求母而為隴  
阡若彼有母亦惟故牽東西居游各天一邊借云懷依無能  
粥膾亦有將母朝夕鮮老與穉等于家之便百爾好羞不  
如式還曾是無憾惟夫人也全固也有子而誰俾然相他人  
無類以利言微祿微爵至莫子憐矧夫人子豈時舍旃再縻  
之祠蓋云倦倦有如夫人願其翦軒豈敢自必乃赫乃園允  
此克孝厥安以專匪子之為美夫人之賢惟賢實希近在乎  
媼聯嗚呼云亡見不自先

祭孫忱卿

嗚呼忱卿而死於逆旅歟謂其藉祿以為養歟則田園室廬



於吾鄉可以甲乙數也為好馳聘倦游而至是與則疇昔端  
居簡出雖隣不覩也抑為以資以世以場屋得官而勢使然  
歟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焉  
者則名在當世欲退藏而無繇也悅鄉可以免此而卒以逆  
旅歛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為之辨護有婦族為  
之受吊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帥相聞之歸其鎮之通  
俸為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悅鄉之得此又可以見天之  
報善人矣薄奠告哀文以慰之

祭妻母趙夫人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架閣之配草堂之婦曰惟夫人相其孝  
友有言安固賢惟趙氏辟雍之孫郡丞之子曰惟夫人是習  
是侶傳良鄰人辱交忠甫是於架閣則其叔父爰及婚媾夫  
人季女我觀季女以我貧困旦旦謀食歸田是遜匪教之素  
者之知昨

祭孫諫卿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日戕生白髮醉歌亦有苦心利析秋  
毫孰如簡靜曾靡殫勞亦有崎嶇暴衣露冠胡然深居而祇  
自殘雜草彌原櫃玉易毀謂天昭昭莽不可理我生空匱多  
朋為富比年不圖交吊繼訃匪我私哀善類之憂息予是懲好  
予是尤吁嗟諫卿稚婦弱子歿與兄訣一語一止豈無胡者  
終也瞑惑世有權衡誰為喪得吁嗟諫卿蓋事蓋棺誰俾吾  
黨聲為爾吞

祭張忠甫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豸縣百年之  
榮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既成方其獨行群聽  
以驚有譁咲譏不悔不傾卒底于信家人父兄既信而從邦  
人友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隱然衡門  
重於公卿自昔蓋棺萬事愈明無祿何哀不朽有憑我媿則  
多事違其情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割絕  
肺肝放像俎彛其為銘文刻切恠竒葬視其穿風雨必時今  
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歛之祭以今羞雞酒瘞瀉  
銘又弗能撰德慰悲葬也屬疾護棺以兇遭時之偷交道日  
哀我不能博又以自規唯是子凡昔在寢闈受君託言永天  
弗隨吁嗟忠父其尚肯來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祭文

祭沈叔章

嗚呼以先大夫之於子屬望也以壽母之恃子以亡恙也以  
伯仲與子相和唱也以朋友交游謂子足嘉尚也然不待中  
年而夭矣豈惟家人蓋鄉黨隣里同心悲愴也嗚呼萬事如  
意豈必永年有一弗爾禍不待旋來者可追往者已然我不  
能規文以自鑄

族祭八一叔

惟靈厚重之德溫恭之度語無厲聲動無疾步蓋嘗深居燕  
坐玩意緇素娛翰墨以求日時杖藜而觀圃雖比鄰聚訟輒  
跡旁午而澹然不顧至於里有恙苦族有喪故曾不渝於風  
雨必躬問而身助若廼內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弥歷



年如一日及二毛而猶慕眷旁洽於弟姪一色笑而匪怒然其胸中昭然自有繩尺臧否不言莫可欺以智數者矣嗚呼文足以決科而老於布衣實足以長世而不昌於胤祚以歲寒之喬木亦半夜而晞露究人事其何闕莽蒼蒼之難訴觀其前十日而戒容却私昵以密布紈兒曹之奚擇曰阿牙其可付余聞繼宗之子經禮攸著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為諱苟牙也足以汎掃門戶典護墳墓渺一芥其何啻將九原焉如赴偉顧言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枝葉凋零歲月遲暮之一老之導前嗟衆釋之失措此某等所以羅柩下而長慟想儀刑以摧仆

祭張國紀

嗟呼國紀吾欲誦子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夫兮淚懸河而何乾招子之魂兮冥冥其安逝托予之孥兮交貧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途短軸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愁苦兮弗留與害曼膚兮鼎食銳頭兒兮無蓋仁三族兮報之豐自營焉不延厥世以余講聞兮籍甚於目睹兮每背至國紀而一不酬兮余誰問兮茫昧豈天若不謀或邂逅兮聖賢以為定計匹夫兮細故將善十勇兮九悔徒長言兮何尤聊一觴兮以醅

代兄祭林承事

維公幼躬植門自約而羸爰始為儒彼之家聲閨闈無慚鄉間有稱昔者婦黨缺無侶承克立之後紀事有憑昔者族黨伯季凋零輯其孤嫠以迄厥成夫人於此苟或一能則為善士况是合并柰何無年雖天冥冥嗚呼方女既笄實繁問名公為相攸莫如書生我時解居少公數齡迺以我歸嘉我弟兄待不以婿而如輩朋自其室事來諮來評有不釋然輒以



我平頃我屬疾中寒善驚公亟問拊弼時不寧及公昇鑿省  
之郡城謝言再三勿揚夜舫誰無舅甥所感此情雅有室廬  
可以止與新有子婦可以使令柰何無年胡不涕零矧辱深  
厚此酒恐傾

祭鄭龍圖母夫人

觀嶽者於麓觀河者於涘猗歟夫人克生二子夫以龍圖經  
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元紫庶忠信邁  
往而絕出又為當世雋傑之士譬之天球琬琰和弓垂矢聚  
然房中重英襲美幾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侶之者矣至於龍  
圖稍稍宦達位逮九卿夫人固為之歡而亦不以景元之負  
志流落不逢為耻龍圖怡聲下氣坐不垂堂夫人取焉而亦  
不謂景元單車暮夜赴人之急難為非是則其高懷遠度兼  
識二子之才往往揔攬人物者或有恨於此也嗚呼夫人之

哀自喪伯氏仲懼弗任誓不以仕藥物之良飲膳之旨儻可  
一笑不遠千里今也壽終孫曾百指棺槨衣衾聞者興起永  
惟人生及此有幾然景元猶哀恫憤恚自謂遺憾蓋不但以  
遲莫困窮力有所止也某等蚤游門墻欽誦儀軌以受祉之  
既多而哭少於餘齒且歲籥之四周凡奠筭之三跪宜盛德  
者不然將求傷其曷已况有感於百懷曾莫殫於一紙

祭梁丞相

麟鳳不摯帝王瑞之木德為春萬物善時維皇龍潛公為舉  
首天授之相有司之手維皇至聖維天之仁維相休休嘉靖  
此民澤農欲晴山農欲雨公在相位高秬下黍彼有言戰此  
有言守公在相位兵不挂口人亦有言誰怨誰德公曰賞刑  
具在三尺人亦有言匪同斯異公何適莫靡立一意乾道經  
略淳熙無為從容其間不競不隨上之咎言下之缺望弗及



其身人自得喪公疾未劇公歸已決帝曰如何咨爾同列至于領祠至于賜第宿留經帷愈好勿替我觀自昔蕭曹周召經史云云如公特少方舞命禹宜師宜保薄海有恨公不壽考公不壽考薄海恨之矧如傅良辱愛辱知屬官窮楚遭歲之繆爰及祥琴文始克就太常有誅太史有傳迺如斯文聊以哭奠

### 祭劉子澄

惟靈學不事於章句仕從容於祿爵積之身以力久試在邦其太略我特立而衆同曰好名而奚作若夫朽企慕於前修圖報稱於隱約豈與世以多違懷良朋而獨樂孰遺貌以觀心悵此風之不作以余交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方前猛之切磋收後尤於戲謹向手墨之未乾而遽遺於今昨儻絮酒之可漬將陳根而亦哭

### 祭蘓訓直

元祐故家封殖百年百年舊聞嘗失其傳疑將孰問孰備次詮如公幾人庶幾像賢然而位不過外郎而僅止中壽是不謂之天耶累舉不第屈于賞延崎嶇州縣曾諱自言晚以民庸著之淮壘積有令聞爰始綜銓向使第公之文少而騰譽則于史觀則于詞垣何疑非宜而躓莫前則天之嗇公非適今日然也嗟乎魏公之功鼎彝所鑄比及三世中更百遭維先大夫義不附權天下寃之臨汀之遷公論既開忽詣九原凡是天理莽不可言某幸茲為察情相後先即之謙謙聽之便便一日不見而我棄捐寓哀斯文三致意焉而哀不勝有淚如泉

### 祭張孟阜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執鞭架閣勇為而挺出



忠甫肥遯而孤騫雅矢寬夫接于英躔亦有嫺姪聲華滿前  
我來雙清詩書之淵孟卓妙齡玉潔蘭娟前規後模足不及  
厘既而諸老淪亡松凋蔓延於赫家聲寔以弗綿孟卓永嘆  
逝將誰愆吾學未就于何食眠習為文詞短章鉅篇駁不可  
羈閑略注箋及試場屋句磨字研務入繩尺以取衆憐屢嘗  
弗就愈強益堅妻啼兒號語方諱錢必以青衫侍親九泉晚  
喜世科至於潛然而其料事察於著龜憂時過於貂蟬每一  
發憤于酒是便竟成沉痾殆若自捐嗚呼孟卓工於成家而  
拙於謀身有恨於貽後而無忝於奉先求之古人亦足謂賢  
我妻厥姊見推師傳忠何疵之弗告愛何善之弗宣病革之  
書筆墨倒顛屬予以婿抑何惓惓會余東歸哭此殯寔莫寒  
爾悲為之矢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

祭令人張氏

嗟余與子於窮相遭以子潔清濟余之豪何以觴客取之象  
祀殆將魚旬蓬首不膏矧余力學往往獨旦每興視夜青燈  
在案於焉勞苦於焉咨嘆苟余飢渴則自泣爨凡我族居以  
私為公凡我嗣息以異為同亦既聲名胡謗是叢亦既黜仕  
奚歸匆匆雖則信已豈余所獨亦豈無人共此心曲知余孰  
深愛敬之篤子嘗有言舍我無復嗚呼子病之久余靡所愛  
顧笑謂余日月有待疇昔之夢雲鸞下逮夫豈凡骨而及斯  
賚余亦宵夢殊庭祕嚴有二黃冠縞衣澹澹求子食器與子  
鏡奩而遂棄余曾日不淹嗚呼以子生平死且有守奈何衰  
情失此益友強欲述子悲掣之肘尚圖能言託子不朽

祭林懿仲

我老哭子云胡不衰豈以斯今微子之才有才如子學以自  
培少却寘之辟雍蓬萊而年不逮公論之開是懸於天我哀



何哉我懷古人風凋誼零匪無群居謂為友朋亦既樂推我  
而譏評亦既洽比俄而背憎誰其廿年篤師一經九日同  
門視猶弟兄毀譽合離弗移弗傾譬彼松柏可以永齡則知  
我哀豈徒私情嗚呼喪歸自淮潛焉曷勝屬我悼內拊棺未  
曾今辭酌之尚其歆聽有盡之觴無窮之名

祭瑞安宰留公弼

吾邑之難聞于浙閩有解一區洞無門氓籍入誰家何可就  
詢邦賦有常夫豈不仁今日敲朴更加斧斤役無完家帑無  
見緡累歲于茲交相為貧間有惠令不怒以嘖譬彼沸鼎而  
忍益薪匪憂則慚以及其身自我公弼飭壞為新一術不施  
笑言津津役戶晏開吏袍前陳州家曰能使家曰動且以其  
暇豆觴佐賓縣門之樓圯為荆榛忽焉山立曾目不响以異  
長材與意之真豈徒百里可以長民輯睦怨慝整齊紛紜實  
君其間亦志可伸遽止斯耶天何昊昊自君屬疾愁心聚為群  
識者于鑿昧者于神莫其壽祺以勸後人聞之不起萬里靈  
中我忝同登晚交益親况此酌別不知所云峴山之石歸然  
嶙峋尚刻遺愛庶幾不泯

祭潘省之

嗟乎惟靈以家學之未顯掇巍科以娛親以里仁之未博求  
三益以淑身惠分人而清約嚴律已而殷勤若夫歸愛女於  
心許擇冢婦於素貧資壯士以趨急遜旁枝而圖新皆在昔  
之所難得一節而過人迺具美而弗矜矜爰好修而益振自發  
軼於州佐亦彰纓於京塵有衆允之嘯拂無一疵之緇磷雖  
混迹於堯庫遂揚名於縉紳及兩鬢之已華領壯縣而獨欣  
棄訟鋤而弗設惟經師之是遵叅累政之短長從百里之笑  
嘖酌民言而徑行或黃堂之未聞有負租而弗問奚加賦之



敢云積崇陰之劬勞忘相內之欠伸俄遺恨於偕老遽傷和而損神嗟乎志如公之濶遠行如公之真淳儻少假之歲年將策足於要津蓋庶幾於有德輯群駁以為純忽兩觀之旅歸徒夾道而酸辛某嘗同升於仕版又洽比於昏鄰方欽遲於晚休尚幸陪於後塵隔古今於一觴故不知涕泗之沾吾中也

祭蕃叟弟母夫人

嗚呼悲夫季路之母及於負米而不得與其子共祿於三釜孟子之母及於衣衾棺槨之美而不得與其夫偕老於五鼎自古賢者固多遺恨吾於吾孀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一觴之奠永隔千古嗚呼悲夫

祭沈次卿

吾每過吾邑必款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元誠云亡

官無詠咨之助士無切嗟之益幸公無恙尚有典則言可記注行可蹤跡而止中壽誰不沾臆嗚呼十八丈之賢蓋庶幾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廉之科竟淪謝于幽仄相彼後進車馬赫奕常布三葉令人太息始余過邑多見往昔游有樹潮翫有古栢追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存我亦皓白恨不鄰巷相與朝夕日治草具屈為上客我懷則多豈以飲食曾謂背面存亡之隔文以哭之未敘潛德匪無強宗為刻拳石

祭豐山陳國器

嗚呼自昔格言誰敢

種德之久仁及閭巷悼內屬

耳而遽至此何歟余觀氣貌甚偉言動有常下逮僮奚不見呵詰是豈不足以壽歟食飢衣寒勿問踈戚東塘之成通國利之是柰何不享其報歟宜壽不壽宜享不享神理茫昧世



亦多有若夫奕世慈孝滿門問學益然春和無以致異而賀  
觴未舉衰絰相尋行道嗟涕殆未之睹則又何至於此極歟  
豈禍福無端而自昔格言姑以為訓歟胡能籲天寓此哀奠

祭朱文昭母夫人

吾友滿天下今四五十年升沈通塞之變多矣蓋僅有存者  
率一歲或再三歲惠然造吾門者必皆蒼然華顛者也不則  
其子若孫以其父祖籍口為謂以請見而非其人矣况於其  
親則又凋落至闔郡或數百里間有人焉以余之少孤不及  
奉其親苟聞見之則未嘗不為之起敬且自愧恨其不若也  
嗚呼今夫人氏吾友文昭之母則一人之數也文昭自為諸  
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無分  
寸之柄而吊亡悼屈孤而惠羈旅而家不困皆夫人之教  
也嗚呼何其整也余自罷掖垣謫籍弼久夫人以其女孫歸

為吾伯氏婦傾烟歸其行輟田以佐其養人所諱交無難辭  
焉嗚呼又何壯也以余少孤不及養其親於闔郡或數百里  
間見吾友之親則為之起敬自愧恨其不若則於夫人宜如  
何也春有饋絲秋有饋鮮果旅之實凡美必饋問其將命往  
往出夫人之手夫人之壽八十有六屬余抱病撫棺無及寫  
德布私非文安寄力懃言略尚昭鑒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誌銘

徐叔榭壙誌

叔榭年二十二取科第始娶荆之周氏婦黨愛叔榭留之彌年不使其女行叔榭客久念其親嘗欲得余書風刺之將持白其婦翁媪以乞歸余以叔榭意為書累百言道其主母老矣父母日夜望叔榭以佐其歸決叔榭於是乎歸而已病矣余與叔榭同乾道八年進士是歲絲鄉貢以第者唯叔榭一人里中慕悅之奉羊酒賀徐氏之門者日至他父兄皆各咎其子弟謂吾之不如徐君也今叔榭調長樂主簿弗及祿又去親側逾年以病歸歸之日父母為之愁苦無聊累月而叔榭死嗚呼是不幸耶非耶叔榭名懋温永嘉人一子才周歲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卒父擴帥其同年進士請墓于郡太



守得其鄉慈雲院之後山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余悲叔樹之親之怨也故為叙其才與志尚不愧於親者如此因以為銘云

### 林安之壙誌

安之姓林氏諱居實溫瑞安邑人父堯賓母王氏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丙申卒以其卒後之六十有二日丁酉葬于邑西偏三里之橫山余既為圖銘於東萊呂伯恭氏而壙不可無識也蓋安之從余游最久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百及屏仙巖之陽至者蓋十一而安之實先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藏書房至者蓋百一而安之又先明年繇太學還過越安之猶栖然凍餒逆旅以俟將行天台則安之束書僦僕矣余察安之勤甚矣而趣好雜因辭却不與偕以至天台安之已蹙容俛立戶外以請由是不以涉事物毫抄分志而趨於學余

師友雖在數百里外必往依事諸公見安之咸曰佳士佳七年止三十四其葬也同舍生為之擲悲夫

### 趙夫人墓誌銘

余友孫叔特將葬其內趙氏為余言內所以克相之者而拜乞銘曰昔吾母早世諸弟有尚結髮者吾父春秋高多恙趙氏年二十餘來歸事字尊穉時節其服食飲藥各以意禁嗜無墮缺不自事游飾惟賓祭之饌腆潔必致訓齊兒女色莊如文人至今僮婢則以惠及雖婦氏其行應銘敢以請按夫人溫瑞安東郭人鄉貢進士耆孫之女生三男昭子明子宣子二女歸同郡士朱清何璠年五十二卒於乾道七年七月丙戌以淳熙三年十有一日壬寅朔葬于永嘉縣建牙鄉鵬飛里西華山之原余聞東郭與金與趙皆清獻公之族熙寧中清獻公之子岷來丞郡夫人曾大父岷從公問家法錄是



趙氏子姓有檢守自辟雍正霄以文名天下登進士第者至今不乏夫人行應銘有自來矣余娶城南張氏實金與出昭子而下又從余游皆辭不可遂銘之曰維系之光維習之厥式謹婦常無年乎何傷

胡少賓墓誌銘

少賓諱序姓胡氏胡氏繇發徙溫至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君諱褒通判滁州君諱宗正少卿君諱襄兄弟始著累贈其考諱觀國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滁州君周氏安人無子以幹辦君之子為後是為少賓也少賓娶薛氏故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弟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五年後六月丁未卒于官所十有一月辛未歸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梅嶼山先兆之側子男五人宗宇守寅定女四人曩余問學于薛士龍氏往往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真往還全

真雅從隱君子游間一至城邑必食寢於少賓之舍余固心異少賓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所少賓遣赴調又館於余師友鄭景望氏則日得與少賓處語且是時少賓之從弟千秋待湖州監酒闕年方少母老矣不樂其為是官使來換縣主簿若尉少賓念人人擇便利將誰聽吾弟昔授福州侯官尉推千秋嘗違市見宜春走卒問其族子教授時者忘恙乎口既亡矣為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之喪與其父母妻孥者累日余始知少卿之篤行全真之不苟合鄭薛二氏之常與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賓生平少嗜酒屈彊年三十盡捨故交竊聚糧走千里見黥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梁之嘗為奉新尉一旦棄官變衣服垢面罵市難近即所可意復危坐講說若經生學士然者最善鄭全真也少賓介以見卒然相懽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賓蓋留黥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懷



不以語人迺更自負恃愛惜非親黨慶唁未嘗出門巷獨日暮與士龍孫處厚子詩相追逐上下議論士龍名在天下士爭趨和其言少賓亦自立我務不為同於子詩尤各出奇不相降下余頃聞滁州君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公在永嘉聞其名出不意杖策來覘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為輟也秦因誦宋句踐一章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旦日且不還謁秦公再相有以君為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死幹辦君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群盜僅得官以死少卿稍貴亦坐言者謂尚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少賓志益壯連調官丁內外艱不赴晚監湖酒名字纔出未幾以矣胡氏父子蓋如是宗來乞銘其可無辭叙哀之乎宗盡何外氏書率諸弟力學或者在茲耶銘曰璞也而或以為珉侶也而或以為真徒以屈伸云誰不泯吁

嗟乎少賓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故右文殿脩撰芮公為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為選首余繇是與聖嘉往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至亡矣因不復娶以與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處州州學教授遇 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蓋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表經面墨拊膺哭拜曰某不孝某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祿尚不敢死而來乞銘於吾子以究大事惟吾子惠存之余既泣弔即辭辭未就會罷官東歸又道其州邑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庫公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軼事蓋自熙寧變古



後法不以主戶敏愿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惡少  
州縣不勝其故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好非詘與齒也公習見  
前事獨堅忍不肖去以陰平一縣之賦訟痛自潔謹雖有督  
察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惠愛於乎使  
當秦漢察舉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  
但若是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休戚之變又得公行事如  
是是宜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潁昌徙發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兄弟教子不問費雖事科舉業  
試不利不愠與人交非輩行不輒相字於童穉未嘗施爾汝  
家甚貧猶施及親故悅嘗杜門讀佛書間一日出比鄰歡迎  
之訖年八十齒髮不甚衰變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志同志節  
志質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深男孫三人女四人以淳熙  
五年三月某日卒明年正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

亮云而志同者聖嘉也銘曰

謂為無位耶子姓以貴之謂為無傳耶鄉黨以譽之茲為其  
藏後之人易忘也而我銘著之

叔祖母韓氏墓銘

夫人姓韓氏鄉先生汝翼之兄女年二十八歸我族叔祖父  
歸二十一年而叔祖父卒塋所居前山之陽後二十六年而  
夫人卒叔父某以淳熙七年十月吉奉其柩柩于山陽  
之地盖夫人歸比葬歲復庚子矣叔父泣命 某曰吾葬以  
故緩而今屬吾子銘之也以尚亡悔 某不逮事叔祖父不  
嘗見夫人為冢婦時事而見為母久是時長叔姒亦孀寡家  
日落二小郎昇盛門戶冷熱異夫人中處與外絕獨教子讀  
書一女愛甚擇以妻國子進士韓公稟婦子或微過但色不  
怡婦子謝已則復常雖隣未嘗聞語笑聲者而室廬園田無



秋毫損於叔祖之舊叔祖諱某字某銘曰  
余叔祖父以善士稱叔父繼以善士稱族之願其妻若母者  
必以夫人也如之何勿銘

馮司理墓誌銘

君諱施叔字孟博以淳熙六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六十以  
八年十月庚申葬于永嘉縣建牙鄉桐嶺之下娶魏氏再娶  
薛氏三男琳瑜璋五女適吳仲洽林謙餘未行往時吾鄉尚  
名德貴門地士大夫不苟為婚友永嘉如草堂先生張子克  
氏經行先生丁某父氏瑞如唐與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  
也數家子弟賓客往往可稱數君考諱光庭娶介夫之孫文  
因林氏君得從草堂諸子學復因張氏得以其仲姊歸經行  
之孫君三歲喪母十五喪父家益落而迄以讀書屬文得官  
居有善譽出有廉績蓋其所漸習異也府君且卒召林張氏

以其子為寄兩家合教十數年丈人課之婦女飲食衣被之  
此君偕計書上名于禮部兩家奉酒相勞苦以為可見府君  
地下矣余每論婚友之不可苟於君故有感也余娶草堂仲  
子思豫之女則嘗教君者也既習聞其所繇成就如是而琳  
瑜又來問學亦雅馴不煩瑜也將葬因述君官政家政累千  
餘言以乞余銘余嘆曰士宦不達志不究見何足用書有以  
孤兒受教于外氏致其身以無辱其父其可以無傳乎銘曰  
維古論人必某出君克其家誰從得亦惟厥考好述匹我銘  
旌之後為則

張忠甫墓誌銘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  
貌沈沈偉然文人也年方少連五試禮部不中授持奏官忠  
甫每自悼不第進士雖宦達將不得與文墨議論亡足以著



儒效遂棄去以居養其母儀妻子是正朋友為事蓋晚而學  
詩書講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羨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  
微意以為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益  
負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獄忠甫謂徒費縣官  
亡誼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夫人黃氏之喪自飯  
食至于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既祥凡所以  
哀恫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追古輩好繩  
俗以己學無以寓見則時時為文章銘人父祖有諷有勸皆  
不虛書於族姻之喪為之治衣衾棺窆絀巫佛強其為此禁  
其為彼人頗謂惟至交口哂罵之忠甫說甚長而未之服予  
也及見其躬行極人之所難然後翕然加敬尊信其說有從  
之者雖不從者亦內愧莫之敢議也然而忠甫之言曰吾生  
不免為今人吾行豈敢為古人吾於閭里後進隨和唯諾一若

庸庸然吾何賢哉嗚呼忠甫蓋已顧避黽勉如此猶久而後  
與鄉人合使盡已有耶人必且大恠宜愈難合使得其位施  
行之則必恠之者愈衆亦愈流落不偶不得其志故忠甫一  
意恐窮以死而非其釋然不屑於世也忠甫與其友薛士龍  
鄭景望齊名於時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  
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卒  
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仕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  
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決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  
不謂之賢歟忠甫諱淳姓張氏世永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娶潘氏休寧丞蔚之女年六十有一以歲之元日卒以其年  
十有一年乙酉祔葬于吹臺鄉桐嶼黃夫人之兆實淳熙八  
年也二子九几三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守進士劉嗣信盧  
趨將葵潘氏曰吾夫子之友惟陳君在且余家婿銘夫子無



以易君者然則其其可辭銘曰  
勇避而不趨人以為為異也愁苦以行之人以為為利也我  
師古人孰今不棄也猶有鬼神歿其寧于地也

### 章端叟墓誌銘

淳熙八年九月日陳子端已使來告章子之喪曰端叟不幸  
旦日卒凡兩邑之諸生走相弔其自今將誰糾合以卒業夫  
子宜聞而哀之余既泣受辭即往之其廬會哭哭皆盡哀越  
月端已復來告曰端叟不幸未及有子以仲兄之子士則後  
癸日得十有二月丙午而士則也幼不任事諸生分治其喪  
紀而端已實刻其墓敢請於夫子余復泣受之曰是宜銘端  
叟諱用中平陽萬全人考諱某妣周氏恣聽端叟學端叟從  
余游最久又因余之金華依呂公洎蔡之雪川依薛公士龍  
而其名遂載於人口耳性溫良汎無不愛於人故能分酸苦

於先生長者能受其煩辱之役於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勸義  
定為期會程式稽攷有誚惰游有罰其人嚴憚之則所謂江  
南書社也嗚呼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叟無毫髮氣力無  
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子也而兩邑之士交吊聚哭為  
之執事焉圖銘焉惟恐其有憾且遂磨滅也是可以妄得之  
耶若是固不宜銘歟娶葉氏先卒有二女顧言以季歸諸鄭  
氏姊之甥長托之友友合謀以余之兄子師宇為之媿蓋端  
叟之志也銘曰

距江五里寺曰寶積循除而西數十步有壤隆然者吾端叟  
之宅也止過其下考視此石

### 朱君佐壙識

公姓朱氏諱興國字君佐溫永嘉人考永妣王氏享年五十  
以淳熙二年十有一月卒君佐娶陳氏生子輒天以汲為已



後晚得光孫而君佐之喪未練又夫陳氏為君佐之愛光孫也  
也以拱源為之後三女適丁子美項敏中陳宗淵子美宗淵  
皆嘗薦國子學亦輒不第死蓋君佐卒七年汲始克葬于所  
居里西山之麓且葬陳氏使為志焉陳氏余族姑而宗淵之  
姑也予方哀宗淵呱呱二女莫適顧託於是感余姑之經紀  
朱氏置孫以綿其祀乞言以不隕其名也喜且泣下而刻藏  
諸窶庶幾其女不忍棄宗淵如其母然而亦以解君佐之悲  
也葬以淳熙九年十有二月庚申

宜人林氏墓誌銘

建炎間天子東拔民譽之士一日而除臺諫官四人趙鼎黎  
確沈與求而其一入監察御史諱惇禮者福州長溪楊君也  
御史生績今以朝奉郎致仕朝奉生興宗嘗為尚書郎出知  
處州徙嚴州余所為銘林氏宜人之墓者朝奉之配嚴陵後

母也蓋名家三世矣嚴州使人謂余曰始吾大父連以郎官  
御史召不起晚日益窶興宗生四歲矣而吾母死母賢可賴  
夫父日夜念之不樂也而求繼於母家是為宜人宜人雖歸  
不及大父顧託然竟成其意有信士不能然者興宗不善為  
言猶能言一二以圖銘於子也宜人嫁橐費且盡而劉氏姑  
死吾父至無以買棺斂哀亂計不知所出宜人泣謂曰不有  
吾頭上一金釵乎鬻之而棺具興宗之為太學諸生也使遺  
之金若干兩曰吾所紡績得此以資汝興宗之得樹立其身  
以答元母者宜人之賜也吾父從事臨安以其暇問養生於  
恩州李處士得其方一切屏事務自壽宜人故清薄亦即將  
順毀飾飯菜為浮屠氏學以迄偕老嗚呼以大父之不樂念  
此也至此而皆如其託言無咎興宗悲不能銘若遂不銘豈  
唯宜人何以慰大父於土中且宜人余同郡平陽縣人通奉



大夫林公祀之季女嚴州考試乾道八年進士而余又辱為門下士夫論述鄉黨之美與諸老先生家事以著之後世抑余志也宜人二十三歲嫁又四十五歲卒一歲若干日而葬實淳熙九年十有一月某日女婿陳萬章孫男女四人銘曰  
余嘗過括蒼見其人樂道太守之賢而逮事父母之榮龜井之原今為此銘孰無人心其永勿傾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誌銘

劉端木墓誌銘

端木溫字嘉人姓劉氏諱春以待台州教授闕卒于家大父機父立已戴氏出也端木性冲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於朋友親故用其情然所蘊抱貴不為人知貌言恂恂若庸人然見之者以為亡異也其試禮部余嘗問所為文何如但謝不能已而擢進士丙科復謝是適然耳他日過括蒼端木為其州戶掾問政何如亦謝如初比謁其守與郡之善士亟稱端木綜理之才所關白感風凡在官無及之者余與端木同入太學同為乾道八年進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自其文辭政事不欲使余知之况他人乎顧端木止矣意所欲施為雖余未得盡知之也世多言古今人不同以余觀端木與



書傳間所載深厚有德之士異耶同耶端木為吏三年守家其力然往往欲挑動之使自有言然後為舉之近制選人滿歲無舉主且再試端木即怡然將詣吏部而竟不言比其視古人特未知孰難也斯人也而在高位則士或知耻矣少得疾良已比器司戶時疾復作明年淳熙七年閏三月某日卒年四十五又明年六月某日後母吳氏夫人卒初娶朱氏某州司理參軍某之女逾年卒再娶宋氏故御史臺主簿敦書之女生一子小趙抱而養之於其父黨今幾歲十年閏十有一月某日宋與其伯氏奉吳夫人與端木之柩持柩于屋前山之祖壠卜人曰未吉遂殯焉宋氏之弟昌國主簿某能左右其女兄於是殯又能前事請余而為之銘銘曰  
有相其孤系豈不昌有刻其墓名豈不長位若年耶誰尸此者天耶

陳子益母夫人墓銘

陳子端已自平陽將父天錫之命來再拜乞銘其母林氏余方銘亡友劉端木未暇也迺即館中越五六日請不已頃嘗過陳子之家見其父子兄弟少長坐立進退秩秩然無疾呼暴語無弗友之色於是端已請辭曰母氏歸為冢婦逮事曾祖姑奉諸祖母以同居祖行無在者又奉吾父與世父母同居凡五十年矣一佶先生鄉所見然敢以是為銘首余曰吾得銘而母也婦德莫如睦睦莫如能長久而母處三世之族且六十有四年而家人無改於其舊合二難矣德如是人謂之何銘如是人謂之何陳子再拜謝幸甚其葬日淳熙十年閏月某日其地所居萬全鄉管輿之葉原其壻朱次宣子明畏端已彪也端已從余學彪為比丘

林氏達墓銘



民達諱忱姓林氏溫瑞安帆遊人祖考諱伯英考諱植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開闢閭閻女適章綾孫男女八人聞早卒程氏亦先十有四年卒初民達葬程氏于所居里之椒原已而遷茶原遷葬之十有九日而民達卒開以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合窆于茶原而來乞銘銘曰民達善治生嘗為余言少遭父喪一日傭者數十輩立門請所使又不能遣吾內慚於是夜為條處而旦授之日力半而功倍以故益矜奮志亦浸長蓋民達治生以惠為取以華為儉以善忍為斷童僕鷄犬養之各得其欲樹木蔬菘藝之各遂其宜亭榭門巷藩溷井堰治之皆中繩墨也予鄉之言生理者歸焉嗚呼士習為浮辭以干有司之試苟中其度即得為官人予之州縣輒不理吏卒搶攘莫能整齊向使不限科目以能見推擇如民達者陳力於世曷可少哉民達

余里中人也計天下之六不但如民達者何限然而世常有乏使之患余所以惑也州城之南距瑞安為路七十里土石墊陷行者病溺更太守數人欲繕宅之重其役不敢起民達慨然夷十里所以為式庶幾當官者見知有氣力指隨和以自托不朽而亦弗就余讀太史公書至閭里布衣之士有節可以見世而不遇者皆錄勿遺故余之銘民達者如是云

### 何君墓誌銘

初東萊呂伯恭以經學教授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其所居鄉諸生能自表見者為多吾宗同甫又嗣興之繇是東陽學者視它郡盛矣有何生造者與其族師談一日以謁至余望見生容止恂恂其東陽學者耶與之語出同道生之父善教子逮學於伯恭甚久造適遇述則皆從邵康伯之學伯之之學蓋亦本呂氏書又言逮至今能卒乃父教



事諸咸殷元教令為學不懈如父在時古者重師友不以其  
關繫風俗如此哉生以將祔其母杜氏夫人於父之墓既得  
銘於同甫而以追銘其父來請余余雅不善為銘且杜氏之  
銘併著夫君行誼甚美雖欲銘之必亡以出同甫之意外然  
既喜得生又聞知其鄉學所從來於吾心有感也而次之君  
諱松字堅才曾太父滂大父粹中父汝能何氏來徙娶之金  
華蓋不知若干世而家東陽者於君四世矣以善輯柔其鄉  
大姓積貲至鉅萬享年四十八於淳熙辛丑八月壬申卒越  
二年得癸卯十月己未葬於縣松山鄉寶山原五子女四人  
壻郭江鞏嶸餘未行孫三人娶杜氏後君六年卒於是祔以  
君才力曾不得嘗試於世其平生不可得詳也余聞志莫難  
行於家名莫難著於鄉如君之內事治與學士大夫無異不  
但整齊之詩書之習藹然其方興也斯不謂行於家乎入其

朱公向壙誌

國欲知其人顧衆所尊信者與否何如爾同甫數數為余言  
宜銘斯不謂著於鄉乎以此可以觀考其餘矣銘曰  
相爾同穴有美不亡以余銘君豈亦可長

初平陽之俗以速葬為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  
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恠故  
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余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  
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朝而後改葬重動  
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  
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  
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  
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齧墓之為  
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為不祥必見前朝而後改是



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怵於其言者妄以其親微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惑焉者又何也吾友朱黼使來告葬曰某先君子以隆興元年某月日卒祖妣以乾道二年某月日卒而二伯母伯兄若弟卒亦若干年矣今為淳熙十有一年某始克以十有二月庚申葬祖妣于邑施巖之西原以先君子祔去墓百步得中嶼又以葬諸母兄弟九四柩黼也大懼不克如禮經惟先生寵識銘之以免於罪又曰先考病且革有以上世墓不利請遷者先君泣禁之曰暴吾親之骨於地上而苟得活吾弗如死也又曰王母之治命曰而父生能養死不可去吾側他日葬我必以而父祔黼之言云爾誠如黼言其王母以祔葬為是苟祔葬雖死樂也其父以遷葬為非是苟遷葬雖生不樂則朱氏蓋聞禮

者也不惑於陰陽之說者也黼誦斯言也以為稱首乞銘若是而猶緩葬余故曰俗成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為斯文既以慰解黼之悲因以勸人子也朱氏世家平陽杉橋里黼祖母姓章氏享年七十八太學生陞之女父諱某字公向享年四十四娶楊氏子男二人黻早卒四柩之所謂弟也女四人適某人某人一為浮屠公向能教黼章氏能成公向志楊氏又世守之黼故得為知名士云

### 胡彥功墓誌銘

余讀陳亮同父所銘胡公濟之墓慨嘆天下之才有不能以文自進而老於閭里蓋終篇三致意焉今見屬汪萬頃為其子彥功行狀又亟稱其為人同父閱士多顧少許可者而萬頃雅號長者不侵為語言二君於胡氏父子如此有以也夫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貴鉅萬中間少寬弛米鹽靡密愆其



故常家事幾廢而公濟且老矣彥功奮曰不可以當吾世害其家以戚吾親也迺一切屏故好背華歸朴向之園池亭榭變而為桑稼之區向之賓客姻舊謝去而身與隸農同淡苦也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彥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亭園延致賓舊以奉其親觴豆為樂復如初於公濟之卒又求同父之文刻之墓上歸善於其父人常言廢興有命自一飯不可以智得少有變衰之漸則偷怠不復自強以至於亡亦異於胡氏父子矣彥功諱某起居造次如學者且死為遺戒事詳整欲以七日葬飯僧若道士必以鄉父老與僮僕之曾服勤者相半蓋不惑於日者釋老家之說得年六十四娶黃氏章氏皆早卒子男四人廷芳廷廷廷芳女適新岳州錄事叅軍梁竦前監筠州酒陳亮將仕郎曹致中黃公黼孫男女二十有四人曾孫三人萬頃之狀云爾其世敘鄉里具同

父之識廷芳以狀識來乞銘余喜次二文之後為之書曰余聞東陽劇難治而巨室為甚頃過其縣所次舍見其人往往敦朴敬客而崇師友今得胡氏事嗣興其家一以農圃為本自世所謂兼并機變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則其風土固厚與所聞反謬而為吏者類以擊強為能孰與訪求如胡氏者旌異之使他族知勸乎余為斯文以告來者因以為銘云

承事郎徐公墓誌銘

公諱迪哲字某姓徐氏世溫之平陽人子誼吾友也乾道八年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蚤孤不逮事父母而諸君之親尚多無恙里中人往往以為賀未幾連哭吊三四人至是又哭公焉方初第時三四人者或在甲科或為禮部第一人里中之致賀者謂君且夕宦達其及親宜如何而其親亦自喜幸甚今十三年矣皆為吏州縣類不滿歲以憂去誼立



朝稍久以太常丞遇大饗明堂天子加恩群臣授公京官而亦命下之逾月以卒嗟乎士宦達不達何足道哉而惠故交徧至此余故於銘公悲以感也公慈惠篤厚不緣飾辭終其身於人怡怡其子弟廝役無不意滿而誼復以經明行修善與人交聞於當世蓋州閭長老嘗識公者見誼即喜以為佶公天下之士識誼者或見公又喜佶誼也誼年且四十未有子公念不釋已而婦娠又念萬一幸得孫而客都下保養乳母未必善視兒也即挈其婦還鄉得孫而公病矣誼倉皇告歸後蓋棺之日始至公曰苟誼有子雖不在吾左右甚樂誼曰苟知公不死於其手雖卿相不願也大父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卒於淳熙十年某月以明年二月某日葬瑞安米暮鄉明教院之後山長子之仁蚤卒於是祔銘曰夫完而固深坎而厚封樹者是誰之墓歟其子徐子之父歟

惟其孝慈足以有此萬有千載誰非人子

### 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為林氏作也初唐與先生林介夫葬其考妣於新歸唐嶼而廬於旁唐與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唐與西三里繇先生而下再世葬梓與其孫諱松孫始祔唐與之墓東百步曾孫諱仲損又祔墓西一里所允從先生考妣葬新歸者三世於是玄孫憐載將奉其母柩合焉余乃為之表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其子以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况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婆娑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庶瓦豆具酒藪以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特罕趨郡是時



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  
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莘老爲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爲新  
學以其說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  
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  
其後春秋既爲世禁先生竟不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  
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  
然爲文人行恭焯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  
焯與介夫同爲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  
孟勿爲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  
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字他  
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  
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妣戴  
氏三子諱晞顏字幾老晞孟字醇老晞韓蚤卒幾老醇老皆

游京師從龔氏學亦不得壽家無壯子弟失其行事醇老一  
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少孤母曹氏改適城南張  
公子充嘗舉八行爲國子學錄所謂草堂先生也生張孝愷  
字思豫二子長甚相懽其尚氣節襟度易直與人傾盡儀容  
修整又甚相侶然皆事母孝喬年曰吾母也吾弟盍從以如  
我思豫曰吾母也吾兄盍從以歸我率不十日半月必相往  
還蓋二人者在母旁偃俚怡怡唯謹退而論經史或世務即  
不相取下語聲驚四鄰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爲文  
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子從之游女以嫁其友張  
仲謹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秋觸忌諱流  
落嶺表以死喬年遂與沈東美謝叔望諸君修先生故事保  
立墓善風俗自號允光居士然至感憤爲詩每一篇必曰憂  
邊云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宦達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刑但曰



喬年其所蘊抱人未必盡知之也娶葉氏謝氏皆逮事曹夫人喬年以乾道四年十有一月戊辰卒享年七十四葉氏先四十三年而卒謝氏後十五年而卒各一子其一人葉氏出者是為仲損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而有守能世其家者也娶東美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賓友人之見炳之者則曰是侶喬年見沈夫人者則曰是侶東美也其親戚相馴染率恩勤侶兩家吾里中人時節相問饋不絕有吊慶事父兄子弟皆至忻戚盡其情者必兩家也喬年以事出母空窮不恤炳之與婦沈服勤米鹽以盡歲晚之惟初萱堂成士大夫多樂道之者至炳之祖子孫事其親如一人謂之萱堂林家云炳之以乾道七年三月癸卯卒年四十有九沈氏以淳熙十二年十有一月戊寅卒年六十有四三子懣載鼎鼎早卒一女適新福州古田縣主簿徐宏其一人謝氏出今仲愚也二

子昕克蓋新歸墓先生之卜塋其父也以嘉祐母以元符相距四十年後七十有一年為乾道四年十有一月甲申而喬年祔又五年為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丁酉而炳之祔又十有二年為淳熙十年十有一月乙酉而謝氏合于喬年之穴又四年為淳熙十有三年四月癸酉而沈氏合于炳之之穴凡一百二十有九年之間三兆六極而幾老之子諱壽孫字推仁孫興祖字慶之醇老少子諱時可字叔遇孫諱誠之皆以序從塋墓下而不得其行事故不著餘則祔梓輿

陳 某 曰元符至今百年間天下亦多故矣自公侯將五世希不失者有以布衣而燕及其後載也從余學又以文行見推於其友人以為林氏必大也嗚呼以勢利者如彼以德者如此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誌銘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壙誌

公姓薛氏諱良朋字季益唐補闕令之後繇闕徙溫其在永嘉則諱弼官至敷文閣待制在瑞安則公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蓋中興相望為名臣公治麗水有聲薦入胄監檢法御史臺丞奉常為尚書郎選知徽州將漕江東二浙守臨安府擢工部侍郎遷吏部以學士出守福泉荆南成都制置四川食祠祿于家十年以淳熙乙巳八月卒年七十階通奉大夫封永嘉郡公贈光祿大夫卒之明年十月孤某即所居里之子與原公所自為墳葬焉前事二孤與壙校錄公言行一編屬某為狀某雖生後然與公同鄉晚數得及門受教又雅從子姓將以所講聞視今錄尚多闕惟狀當上太史氏謝不敢草



孤泣訴矣日淺采獲故未具今大事不可乏請書其槩納之  
幽而狀埃他日於是識曰紹興之季年朝廷更用二三大臣  
所汲引皆當世之選而公由叅知政事辛公以進及今上時  
陳福公相遂班從臣觀人莫若觀所與公所與何如哉方扈  
蹕金陵佐戎淮甸天子召見無虛歲人人謂才欲有所撥煩  
必曰薛良朋也治且安久先進多凋落而公亦老矣歸故廬  
深與人絕短衣幅巾往還樵牧間公固自忘其為才而上時  
時記不忘也至其以荒政修進直龍圖閣三抗章竟不拜官  
同產子二人而不以及孫則又過人矣曾大父某大父某承  
奉即父某累贈正議大夫母許氏故右丞忠簡公之姪女贈  
太碩人娶章氏封碩人子男二人璆宣教郎前知饒州餘干  
縣琳宣義郎新知福州連江縣三女適林彝政郎新監左  
獻封樞庫門章伯奮迪功郎前臨安府富陽縣主簿戴闔之  
宣教郎新知紹興府上虞縣閩之淳熙二年進士孫五人及  
官者二人

陳季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民字季陽溫瑞安人於故吏部侍郎公夔字審  
仲為母弟吾州陳氏族最大而譜殘闕間相與門系皆曰闕  
徙也或曰本開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禮部侍郎桶自平陽  
使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諸父不能耐也自今  
國子錄謙故尚書郎鵬飛之子六齡奉國軍節度推官棟始  
於余聚少長以齒如家人族稍稍合棟季陽子也季陽與蕃  
仲少小同受學皆不類凡兒一為大官一以布衣老鄉評  
雖稱好兄弟不以是為次第然尚多言有幸不幸者余聞蕃  
仲立朝時父大夫公春秋高雅不便異縣獨季陽日侍膝下  
左右逢順無違事大夫雖不見蕃仲在側未嘗不樂其卒也



會蕃仲萬里使虜中季陽治衣衾棺槨華好而哀稱之蕃仲雖不得在其親側亦勿有悔也善教子使從名士游棟舉進士第二人是歲特有旨高第不待次得幕府官遂食其祿遇太上皇后慶壽恩亦新得初品官季陽始念不在官與祿晚顧奄有之死之日四方士交咸來弔蕃仲亦一幼子登科然不及見由此言之季陽為幸耶不幸耶人何必皆欲仕仕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蕃仲一失時宰意竟崕嶮街不得施用以歿季陽居鄉棄負振乏唯所欲鄉人有善不善且勸且諷往往莫之違年七十無終日意不自得者向使亦仕特未知如何爾曾祖智祖稱父祥承事郎贈朝散大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栻松棟二女長適項賚幼未行孫男女六人以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奉國官舍先十五年周氏葬所居帳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實卒之明

年十有一月己酉季陽尚多可稱事余但道其為人父子者如此以解言者之蔽塞棟等之悲也而後以是銘之曰  
養其父之日長養於其子之日短匪報之鮮也斯流之行也

修職郎呂公墓誌銘

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為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間至郭外所謂報慈菴者則公父子所嘗廬墓處也杉松夾徑鉅竹千百竿如拭有泉琮然出兩山谷間菴在泉上前有大石立平地可以相隱避為娛嬉石旁置亭曲欄高下緣以花卉公以諸兒領客危坐誦佛書過午始出戶余往來新昌三年見之如一日蓋公之皇考君諱蒙嘗葬其親於社潭之原去家三十里茆舍墓下文之不返公憂懼即所葬皇考妣龍巖之麓為是菴以悅安之皇考君終焉几蔬食四十年也皇考君卒公以其喪合葬於是而悲



慕如其考僧有年七八十歲飯此菴相顧感嘆蓋晚而後入  
郭內居公父子以孝慕稱閭里皇考君坐逝公享年七十四  
亦寢疾五日盥漱櫛縱乃逝淳熙乙巳二月十日也孤元之  
將以丙午十有二月某日葬公于郎柯之陳巖其第聲之來  
乞銘銘未就聲之不勝悲余與武弟同郡徐鉞王自中彭仲  
剛徐誼蔡幼學皆以詩悼公是歲天大寒雨雪甚聲之扶服  
幾千里空返既葬益請不已事死如呂氏父子孫三世亦罕  
矣宜為銘公諱琰字德文以子遇 太上皇帝慶壽恩復遇  
壽聖太上皇后慶壽恩封修職郎五子長元之連三舉鄉貢  
進士奏官其第三聲之也亦兩舉國子進士某某咸克家  
二壻吳敷智王師望孫男女十四人公娶王氏封孺人賜冠  
被公喜教子孺人能成就公志故諸子各有立孺人先公生  
一歲後卒一歲今同穴銘曰

瞻彼廬矣龍巖之原公昔在矣誰無子孫瞻彼墓矣陳巖之  
下公今亡矣誰無父母

徐武叔墓誌銘

余嘗惑於太史公以魯仲連鄒陽并為一傳其世相去遠事  
甚不類言語文章亦不相侶也至讀所謂多其在布衣之位  
談說於當世蓋釋然有感於二子而嘆良史之筆取舍固殊  
焉夫秦漢之際士之遭時致身者不知其幾人往往無聞以  
太史公所身親見開封侯桃侯而下卿相數十輩皆略附名  
申屠嘉後各不立傳二子特布衣爾他無所槩見徒以書一  
編關於當世之務相先後百有餘年行事言語不同而牽連  
書之則古人之不朽誠有不在彼者余以是銘武叔軋道之  
庚寅辛卯州大饑米斛直五六百錢守丞諱言上且諱人言  
遇道殣即陽不省衆無與畫此者武叔以書抵行在所之舊



言之哀痛也張公欽夫為右司郎得其書持白丞相虞公并  
父也詰朝奏事虞公出武叔書袖中為孝宗誦之孝宗矍  
然變玉色曰永嘉故樂土柰何使至於此守丞為誰乎朝罷  
趣上其名銜即日罷去更用賢守出浙河東郡常平米以贍  
吾州州人獲免於死亡當時識者頗樂道其事有以都司肯  
齊人書詣政事堂白之丞相丞相肯袖懷書至榻前奏上上  
勿問所繇來從之不移日可不謂盛時乎而余竊又有感也  
虞并父相欽夫為宰士微武叔殆不得事情於千里之外彼  
守丞何足道所部官豈無其人皆務自愛惜重於請事武叔  
書生也枉於場屋志不但已竟以一介之微而動千乘之聽  
亡尺寸之柄而全闔郡之民嗚呼豈非賢哉武叔死其孤冠  
來乞銘余故不辭而又不敢恐佚其事使武叔之可以不朽  
者闕焉則愧於子長之誼於是次而銘之武叔諱鉞姓徐氏

其先入閩家福之長溪赤岬由赤岬徙温平陽至高祖始為  
萬全鄉尚賢里之族祖諱隆父諱几自謂休休翁與里人作  
義學延知名士教子弟此武叔家蓋大文游益好娶嘉慶先  
生沈東美之女有淑行能治賓客六子冠宏宥容寓定冠進  
德壽宮賦得試禮部宏中淳熙八年進士科今為潭州州  
學教授六女適劉嗣尹太學生吳璞劉儀陳昂鄉貢士沈伯  
煥一尚幼初沈夫人卒葬于瑞安常寧寺之後山武叔年六  
十有三卒於淳熙十有四年七月十有八日以明年二月二  
十九日合于夫人之兆武叔少穎脫傳伍博讀而豪於文長  
而慷慨好論時事若州里利病建義之急然公於戚否至衆辱  
人人慕悅之而亦畏其聞已之過至於羣居賦詩飲酒無少  
長踈戚輒與傾蓋襟度豁然無纖芥疵吝然後知其切磋之  
意非欲多上人也余習聞之於鄭公景望兄弟間一日有遊



迨蕭寺者容貌魁梧偉丈人也意其為武叔俄而長揖余曰  
子陳子歟於是定交以武叔人品晚以慶壽恩授承務郎再  
授承奉郎吾黨甚惜之銘曰  
行修而命違志大而力微有子岐岐天意其在斯瞻彼宰木  
亦既可圍褒大之遲我獨不敢疑

### 陳習之墳誌

吾友陳謙益之之從弟諱說字習之娶敷文閣直學士薛公  
良朋之姪孫女知蕪湖縣珪之女生子男五人蒙晉師賈其  
第三子渙為益之後年三十益之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  
聞人習之雅好修嘗從其兄問師友講求古今益之絕愛惜  
歆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矣淳熙十有二年正月  
丙午卒其卒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薛氏奉其柩葬于所居  
里潘塔山之麓其僚友林載來請余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  
益之官中都余宜以其姓名附於後陳氏世家永嘉縣某鄉  
里曾祖某祖某父某

###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公諱朝卿字春卿姓潘氏某先君子與故侍講陳公鵬飛少  
南為輩行以諸村父從之學少南之門授經數百人叔父亟  
稱同舍生則曰永嘉二潘公此兒時所常常熟聞也少南每  
過先君子則館于叔父之心遠堂嘗賦詩焉諸父下世而詩  
不存某蓋晚而後識公因道兒時所聞語恨不能記所謂心  
遠堂詩者公欣然為誦之且及少年時羣居事迺知諸父之  
言信前輩尊守其師說不墜忘如此而甚敬公公學不但為  
舉子業會撮古今為書號經史事統然試有司輒不利秦大  
師之專也私場屋有與其子少保雅故能不以糊名即上第  
少保者亦在永嘉時同舍生也嘗從容諷公附已公謝不就



已而少南以忤秦意遂炎荒公遂一語不復及塲屋矣以其  
學力行於家及其族至於昏友鄉黨他人德色公獨易易益  
好讀易一旦課一卦室以家名齋以復名堂以視履名園以  
觀頤名某既甚敬公又與其子雷煥同為軋道壬辰進士雷  
煥掾宣城丁母何氏夫人憂某適罷丞三山時時相往還間  
從公蕭寺中扣所詣處令人深省嘗與士友十數人造其門  
午夜坐客醉淋漓公年已七十餘獨儼然無倦意五鼓作雷  
煥即所館治藥作粥糜客問夜者公起居狀如何得無勞手  
則應曰大人趣使來焚香課書良久矣由是益敬公父子始  
約以兒女為兄弟紹熙之元某官衡陽遣其孫子順來成礼  
是年十一月甲寅公卒享年七十八以子遇 慶典累封承  
事郎致仕賜緋魚袋子一人待衢州常山縣闕一女為尼孫  
三人長法剛早卒次子順也次蘄老二女孫長適直隴圖閣

故宗正少卿鄭伯熊景望第四子履仁一未行雷煥以三年  
十二月丙午奉其柩合於所居鄉橫塘何夫人之墓來乞銘  
某早哀苦於文士大夫求銘其父祖者率不克即如所欲於  
公為諸父之執為同年家文人又為息女之尊舅卒不得臨  
葬不得遣且吾女不得一日奉盥匱也而悲以慙遂強次之  
大父彥先墓誌在忠簡許公景衡少伊集中父安中墓誌在  
少南集中二文行世故不序其一潘兄傑也銘曰  
維祖維久銘在百世我銘如何尚亦勿敗

林懿仲墓誌銘

昔者吾黨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林懿仲  
氏今亡矣余故哭景元不勝哀銘懿仲亦不知哀涕之出也  
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質之子起家致貫累鉅萬而急教子  
長願叔字正仲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懿仲登淳熙十一年進



士第而林氏遂為儒門懿仲自城南書社從余學或之他則亦憊旁舍不去後二十餘年非余宦游時不可相就必其有故不能相就也間嘗虛所居室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吾州俗尊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比懿仲二三子修故事後一輩過和之而復知有師待星子主簿闕即不專習舉子一經日自為程以若干畧課某經又若干畧課某史而後誦楚詞晉宋間人詩於詩禮周官家掇取其說間出已意往往與經意合蓋晚而後詩寢工懿仲才辨治能處事但以其才自見宜宦達有聲譽况務學善不矜術善穢諱人短長與之者衆宜益顯况其學未止乎而以廢元元平九月壬辰卒於揚州司戶年五十有二嗟乎於是銘余不持為邑人惜也娶陳氏子四人子習子著子潛子簡一女適陳益宗孫男一人子習以二年十月癸丑葬于林岱山來乞銘

余嘗為其母夫人朱氏得銘於今煥章閣待制廬陵楊公萬里敘其世已詳銘曰

合也者離也成也者虧也必嘗以為憮則必嘗以為悲也孰全以歸蘊而弗施也於吾子何嗟嗟哉時也



西



